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精短散文 王剑冰主编 北京：人民日报出版社，2005

陈岸明 陈岸明 陈岸明 陈岸明

I 王... II 王... III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 王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2345 号

书 名：精短散文·哲理浪花

主 编：王剑冰

责任编辑：曼 曼

装帧设计：杨 群

出版发行：人民日报出版社（北京金台西路 10 号，邮编：100020）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河北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32

字 数：100 千字

印 张：4

印 数：1000 册

印 次：2005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陈岸明 陈岸明 陈岸明 陈岸明

总 定 价：10.00 元（全五册，单册定价：2.00 元）

目 录

A 辑 谈生命

要记住：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，不流动的便成了死湖；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，不生长的便成了空壳！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，也不是永远痛苦，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。

谈生命	冰 心 冰 心
漫谈皇帝	季羨林 冰 心
今天的嫉妒	余秋雨 (远)
书信 (节选)	贾平凹 冰 心
窗	钱钟书 冰 心
语 言	徐友渔 冰 心
发 明	江晓原 冰 心
路	吴伯凡 冰 心
神 · 人	何光沪 冰 心
性	李银河 冰 心
永恒的坐标	余秋雨 冰 心
三寓言	周 涛 冰 心
惜春小札	李国文 冰 心
旷野与城市	毕淑敏 冰 心
柔 和	毕淑敏 冰 心
话语是一个美丽的陷阱	池 莉 冰 心

人生三境界	池 莉(元)
天才产生于一瞬间	朱苏进(元)

B 辑 自己的位置

于我个人而言，我只能够有一个位置；于社会而言，我可以有无数个角色。

阿央白	迟子建(元)
悟 佛	杨闻宇(元)
刹 那	谭延桐(元)
散 步	林贤治(元)
费 劲	叶延滨(元)
争先恐后	于 坚(元)
含羞草	薛尔康(元)
自己的位置	赵培光(元)
哲学和文学的意义	王晓莉(元)
迷 信	刘亚洲(元)
女 书	筱 敏(元)
巴甫洛夫很忙	姚传雷(元)
随笔三题	李汉荣(元)
人生哭歌	陈胜乐(元)
另一种叙述	穆 涛(元)
训 练	穆 涛(元)
个性及其他	南 帆(元)
园	婴 父(元)

· 圆 ·

人与盼望 王剑冰 万源

C 辑 斑驳的德富芦花

自卑磨砺着自尊，自尊刺痛着自卑，这一日既是纠缠芦花一生一世的情结，也是他走向文学的沉重迫力。

坐 唱.....	穆 涛 万源
惦 记.....	何国平 万源
知行随想	萧春雷 万源
寂 寞.....	雷选会 万源
羞涩与羞耻	施晓宇 万源
羨 慕.....	王晓冰 万源
空间位置	刘 斌 万源
告 别.....	尚德琪 万源
幻想神鬼	匡文立 万源
菩 提.....	叶公觉 万源
斑驳的德富芦花	于 君 万源
谈温柔.....	止 庵 万源
错 位.....	彭 程 万源
树的记忆	瘦 谷 万源
审 视.....	马 德 万源
虫子们.....	周晓枫 万源
位 置.....	其 次 万源
人之初.....	吴仕龙 万源
不流行的是什么	南 翔 万源
华容道事件的真相	谈 歌 万源

D 辑 燃起一盏心灯

一个人一盏灯。谁会把自己的灯借给你？谁的灯又能够温暖你？

生命不止一次	王业群	方思雪
月桂树上的花冠	宣 儿	方思雪
好女人是一种好心境	徐 迅	方思雪
路 口	刘洁崇	方思雪
花 瓶	洪 烛	方思雪
女人和美	徐国静	方思雪
家 门	陈 原	方思雪
永 远	大 卫	方思雪
最难安排的手	韩 府	方思雪
永远流淌的女性美	宋 雁	方思雪
散 步	杨余泓	方思雪
冬 天	田香儒	方思雪
燃起一盏心灯	王 涛	方思雪
方 向	黄明安	方思雪
瓷器上的图案	张绍民	方思雪

E 辑 收藏阳光

人生如四季，也有阴晴圆缺，无论去到哪里，总难免有不愉快的事情，因此，对于生存，精神力量和物质储备同等重要。

心灵的轻	刘湛秋	收藏雪
淡写流年	王充闾	收藏雪
拜访达摩	周同宾	收藏雪
碎思录	朱铁志	收藏雪
关系与异化	王英琦	收藏雪
说 狼	杨闻宇	收藏雪
墓 地	王开岭	收藏雪
完美的错误	高林瑜	收藏雪
音乐感怀	陶 纯	收藏雪
鸟语人言	晓 凡	收藏雪
每秒摆一下	陆勇强	收藏雪
咒语疑云	飞 飞	收藏雪
再走半步	游宇明	收藏雪
时间与心理	何 瑛	收藏雪
生 活	韩承照	收藏雪
收藏阳光	王尔山	收藏雪
沉默未必是金	冯善斌	收藏雪
失去的珍贵	呢 喃	收藏雪
寂寞时光	苏凤宁	收藏雪
青蛙在我的肚里叫	张大勇	收藏雪

注视一颗星星的命运	王晓露	六岁
美女的变质	罗 西	六岁
气味之谜	贾兴安	六岁
面对植物	黄静芬	六岁
时 间.....	蒋子龙	六岁
有灵魂的悲观者	叶 子	六岁
某种微笑	凌 敏	六岁
一个人的天堂	苏沧桑	六岁
冷血球迷	张 鹏	六岁
胎 儿	张绍民	六岁
动物三味	姚 辉	六岁
“人生没有什么事是重要的”	陈建国	六岁

编者的话

我们说，充满哲理的写作是智性的写作。这类作品往往是真诚的、生动的并且是幽默的。这类散文的写作往往是随笔性的，一件小事，一个传闻，一段经历，一场梦幻，都能进入到作家的笔下。这类作家往往有着丰富的阅历和丰富的知识，有着良好的诗性和智性并有着良好的悟性。

在这部散文集中，我们可以读到像诗一样的文字，像格言一样的论说。有的作品让我们一目了然，有些作品则让我们反复吟味。我们往往会从中找出我们想要得到的结论，或者说我们会从某些结论里明白我们想要知道的道理。而这些作品，可以说大都是作家们从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中感悟出来的，有些文字，几乎就是他们发自心灵的忠告。这绝不是由于对生活的厌弃或者说是看透了什么才写出来的，反而，正是由于他们对社会、对人生的热情，才闪现出了这些思想的火花。

有了这样一部并非说教式的哲理散文集，起码会有两点对我们有帮助，一点是可以给我们提供文学参照，另一点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。



精 短 散 文

哲 理 浪 花

散文选刊》选 编 王剑冰/主 编

人 民 日 报 出 版 社

粤辑

谈 生 命

要记住：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，不流动的便成了死湖；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，不生长的便成了空壳！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，也不是永远痛苦，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。



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，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。快乐固然兴奋，苦痛又何尝不美丽？

谈 生 命

□ 冰 心

我不敢说生命是什么，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。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，他从最高处发源，冰雪是他的前身。他聚集起许多细流，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涛，向下奔注，他曲折地穿过了悬岩削壁，冲倒了层沙积土，挟卷着滚滚的沙石，快乐勇敢的流走，一路上他享用着他所遭遇的一切，有时候他遇到峻山岩前阻，他愤激地奔腾了起来，怒吼着，回旋着，前波后浪地起伏催逼，直到他过了，冲倒了这危崖他才心平气和地一泻千里。有时候他经过了细细的平沙，斜阳芳草里，看见了夹岸红艳的桃花，他快乐而又羞怯，静静的流着，低低地吟唱着，轻轻地度过这一段浪漫的行程。有时候他遇到暴风雨，这激电，这迅雷，使他心魂惊骇，疾风吹卷起他，大雨击打着他，他暂时浑浊了，扰乱了，而雨过天晴，只加给他许多新的力量。有时候他遇到了晚霞和新月，向他照耀，向他投影，清冷中带些幽幽的温暖：这时他只想憩息，只想睡眠，而那股前进的力量，仍催逼着他向前走……终于有一天，他远远地望见了大海，呵！她已到了行程的终结，这大海，使他屏息，使他低头，她多么辽阔，多么伟大！多么光明，又多么黑暗！大海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他，他一声不响地流入她的怀里。他消融了，归化了，说不上快乐，也没有悲哀！也许有一天，他再从海上蓬蓬的雨点中升起，飞向西来，再形成一道江流，再冲倒两旁的石壁，再来寻夹岸的桃

· 圆 ·

花。然而我不敢说来生，也不敢信来生。生命又像一棵小树，他从地底聚集起许多生力，在冰雪下欠伸，在早春润湿的泥土中，勇敢快乐的破壳出来。他也许长在平原上，岩石上，城墙上，只要他抬头看见了天，呵！看见了天！他便伸出嫩叶来吸收空气，承受日光，在雨中吟唱，在风中跳舞，他也许受着大树的荫遮，也许受着大树的覆压，而他青春生长的力量，终使他穿枝拂叶的挣脱了出来，在烈日下挺立抬头！他也遇着骄奢的春天，他也许开出满树的繁花，蜂蝶围绕着他飘翔喧闹，小鸟在他枝头欣赏唱歌，他会听见黄莺清吟，杜鹃啼血，也许还听见枭鸟的怪鸣。他长到最茂盛的中年，他伸展出他如盖的浓荫，来荫庇树下的幽花芳草，他结出累累的果实，来呈现大地无尽的甜美与芳馨。秋风起了，将他叶子，由浓绿吹到绯红，秋阳下他再有一番的庄严灿烂，不是开花的骄傲，也不是结果的快乐，而是成功后的宁静和怡悦！终于有一天，冬天的朔风，把他的黄叶干枝，卷落吹抖，他无力的在空中旋舞，在根下呻吟，大地庄严的伸出臂儿来接引他，他一声不响的落在她的怀里。他消融了，归化了，他说不上快乐，也没有悲哀！也许有一天，他再从地下的果仁中，破裂了出来。又长成一棵小树，再穿过丛莽的严遮，再来听黄莺的歌唱，然我不敢说来生，也不敢信来生。宇宙是一个大生命，我们是宇宙大气中之一息。江流入海，叶落归根，我们是大生命中之一叶，大生命中之一滴。在宇宙的大生命中，我们是多么卑微，多么渺小，而一滴一叶的活动生长合成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运行。要记住：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，不流动的便成了死湖；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，不生长的便成了空壳！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，也不是永远痛苦，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。等于水道要经过不同的两岸，树木要经过常变的四时。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，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。快乐固然兴奋，苦痛又何尝不美丽？我曾读到一个警句，是“愿你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，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。”世界、国家和个人的生命中的云翳没有比今天再多的了。

在历史上，中国有很多朝代，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些皇帝。对于这些“天子”们，写史者和读史者都不能不写不读。

漫谈皇帝

□ 季羨林

在历史上，中国有很多朝代，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些皇帝。对于这些“天子”们，写史者和读史者都不能不写不读。其中有一些被称为“圣君”、“英主”，他们的文治武功彪炳史册。有一些则被称为“昏君”、“暴君”，他们的暴虐糜烂的行为则遗臭万年。这都是我们所熟悉的。

但是，对“皇帝”这玩意儿的本质，却没有人敢说出来的。我颇认为这是一件憾事。我虽不敏，窃愿为之补苴罅漏。

首先必须标明我的“理论基础”。若干年前我读过一本辛亥革命前后出版的书，叫做《厚黑学》。我颇同意他的意见。我只觉得“厚”“黑”二字还不够，我加上了一个“大”字，总起来就是“脸皮厚，心黑，胆子大”也。

现在就拿我这个“理论”来分析历代的皇帝们。我觉得，皇帝可以分三类：开国之君、守业之君、亡国之君。

开国之君可以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马上皇帝为代表：一个是刘邦，一个是朱元璋。两人都是地痞、流氓出身，起义时身边有一批同样是地痞、流氓的哥儿们。最初当然都是平起平坐，在战争过程中，逐渐有一个人凸现出来，成了头子，哥儿们当然就服从他的调遣、指挥。一旦起义胜利，这个头子登上了宝座，被

尊为皇帝。最初，在金銮殿上，流氓习气还不能全改掉。必须有叔孙通一类的“帮忙”或“帮闲”者，鲁迅语雪出来制订礼仪。原来的哥儿们现在经过“整风”，必须规规矩矩，三拜九叩，山呼万岁，不许乱说乱动。这个流氓头子屁股坐稳了以后，一定要用种种莫须有的借口，杀戮其他流氓，给子孙除掉障碍；再大兴文字狱，杀害一批知识分子，以达到同样的目的，然后才能安夷“龙御宾天”，成为什么“祖”。

他们之所以能成功，靠的是厚、黑、大也。

他们的子孙继承王位，往往也必须经过一场异常残酷激烈的宫廷斗争，才能坐稳宝座。这些人同他们的流氓先人不一样，往往是生长于高墙宫院之内，养于宫女宦竖之手，对外面的社会和老百姓的情况，有的根本不知道，或者知之甚少。因此才能产生司马衷“何不食肉糜”的笑话。有些守成的皇帝简直接近白痴。统治人民，统治国家，则委诸一批“帮忙”或“帮闲”的大臣。到了后来，经过了或短或长的时间，这样的朝廷必然崩溃，此不易之理。中国历史上之改朝换代，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。

这些守成之主中，也有厚、黑、大的问题。争夺王位，往往就离不开这三个标准。

至于末代皇帝，承前辈祖先多少年来留下之积弊，不管他本人如何，整个朝廷统治机构已病入膏肓，即使想厚、想黑、想大，事实上已无回旋的余地，只有青衣小帽请降或吊死煤山了。

一部中国史应当作如是观。

是，嫉妒也可能高贵，高贵的嫉妒比之于卑下的嫉妒，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关爱他人、仰望杰出的基本教养。

今天的嫉妒

□ 余秋雨

我们终于走到了可以向嫉妒发起全面挑战的时代，然而这也是嫉妒最猖狂的时代。

这 1979 年，我们看到了，社会在试演过种种整齐的仪式后，终于寻找到了最真实的动力，生命力的多元释放形成了巨大的能源，历史开始变得通体活跃，任何包括嫉妒在内的心理痼疾都成了必须冲破的障碍。然而，正因为这样，嫉妒在各色人等的大起大落中找到最有刺激性的素材。不少突然失去了“大一统”和“大锅饭”护佑的慌乱人群以听众的身份，为嫉妒话语提供了演讲台。让新兴的社会机制在这样的演讲台前变得风雨飘摇，还是让这样的演讲台在新兴的社会机制前变得风雨飘摇？这是中华民族在 20 世纪的最后一次选择。

嫉妒需要方位，可喜的是，社会的巨大变革使嫉妒失去了这种方位。不仅对象不见了，连评判的坐标也找不到了，于是嫉妒不再成为有的放矢的杀手，而是成了一团阴郁飘浮的云气，不知去撞击哪座山头，覆盖哪个树林——就凭这一点，我们也要为社会变革喝彩，目送着那团嫉妒的云气在我们头顶尴尬飘过。

记得十多年前，在许多学校的教研室里，不少中老年教师总在闪闪烁烁地批评青年教师急于发表长篇论文，不甘心长期当绿

叶，来衬托他们这些不在乎什么论文的红花；但话音未落，青年教师已经出国；于是批评他们崇洋媚外，然而没过多久青年教师却已学成归来；接下来必然是抱怨青年教师在待遇、职称上得利太多，但青年教师又已辞职……嫉妒的脚步再快，也追不上社会变化的脚步，这实在是一种吉兆。要是嫉妒的脚步更快，截在半道上，那就大事不妙。

在上海街坊邻里间，家家户户长期处于互相窥探之中，连这家多炒了两个菜，那家新买了一辆自行车都成为嫉妒的目标，不知多少争吵由此而生。但是这些年，住房拆迁、下岗转岗、股市升泻、兼并破产，各家各户都在狂飙突转中日新月异，嫉妒的蝙蝠不知该落在哪一根梁柱上芽

只能去寻找变动不大的房舍和梁柱了，虽然已经很少，但毕竟还有。例如那些不处于社会转型主体部位的角落，那些被社会改革家们暂时冷落不想立即清理或拆卸的部分，那些曾经有过文雅的声誉现在还能引起人们宽容惯性的领域，那些派别林立、关系错综却又对国计民生并无大碍的方位。在那里，嫉妒还能找到自己熟悉的发泄口道，而且由于其他地方的堵塞而空前汹涌。外人和后人如果不小心一眼看到这样的角落，一定惊诧莫名。

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特殊的阶段：旧式的嫉妒已构不成力量，新式的嫉妒尚未获得资格。这样的历史阶段，对于群体心理的重构至关重要。很多年前读雨果夫人关于法国大革命前后巴黎社会心理的回忆，感触很深，那也是一个破旧立新两未靠岸的奇异时期，什么怪事都会发生。仅仅为了雨果那部并不太重要的戏剧作品《欧那尼》，法国文坛一切不愿意看到民众向雨果欢呼、更不愿意自己在新兴文学前失去身份的人们全都联合起来了，好几家报刊每期都在嘲讽雨果欠缺学问、违反常识、背离古典、刻意媚俗，在嘲讽的同时又散布大量谣言，编造种种事端。有的评论家预测了作品的惨败，有的权威则发誓决不去观看演出。待到首演那天，这些人抵挡不住心痒还是去了，坐在观众席里假装只想看

报纸不想看舞台，但又不时地发出笑声、嘘声来捣乱，也算是与雨果打擂台。

对嫉妒来说，人们对它的无视，比人们对它的争辩更加致命。尽管当时也有一些人为了对雨果的评价发生了决斗，但对嫉妒者最残酷的景象是：广大民众似乎完全没有把他们的诽谤放在眼里，《欧那尼》长久火爆，直到因女主角累病而停演。

更有趣的是，八年后，《欧那尼》复演，全场已是一片神圣的安静。散场后雨果夫人在人群中听到一段对话，首先开口的那一位显然是八年前的嫉妒者，他说：“这不奇怪，雨果先生把他的剧本全改了。”

他身边的一位先生告诉他：“不，剧本一字未改。被雨果先生改了的，不是剧本，是观众。”

这就是说，当年激烈的嫉妒者在不知不觉中被雨果同化了。他很想继续嫉妒，带着敌意来到剧场，但是再也无法与雨果建立敌对关系。这便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社会变革。

下世纪的嫉妒会是什么样的呢？无法预计。我只期望，即使作为人类的一种毛病，也该正正经经地摆出一个模样来。

是的，嫉妒也可能高贵，高贵的嫉妒比之于卑下的嫉妒，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关爱他人、仰望杰出的基本教养。嫉妒在任何层次上都是不幸的祸根，不应该留恋和赞美，但它确实有过大量并非蝇营狗苟的形态。

既然我们一时无法消灭嫉妒，那就让它留取比较堂皇的躯壳吧，使它即便在破碎时也能体现一点人类的尊严。